十二

列傳第二十一

宋隱　王憲
屈遵　張蒲
谷渾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彝　薛提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奭晉昌黎太守後爲慕容廆長史沛中書監父恭尚書徐州刺史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

焉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難易操仕慕容垂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別駕太祖平中山拜隱尚書吏部郎車駕還北詔隱以本官輔衛王儀鎮中山尋轉行臺右丞領選如故屢以老病乞骸骨太祖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切以期會隱乃棄妻子間行避焉後匿於長樂之經縣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耳若忘吾言是爲無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有五子

第三子溫世祖時徵拜中書博士卒追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列人定侯

溫弟演顯祖初從征彭城有功拜明威將軍濟北太守

演子鮒字伯魚州別駕

隱弟輔字處仁少慷慨有大操博覽群書州

辟別駕早卒

隱叔父洽爲慕容垂尚書太祖之圍中山也洽率所領專守北圍當洽所統官軍多被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及城平遂殺之子順訓並下腐刑洽第四子宣字道茂時年數歲親人竊逃以免後與范陽盧玄渤海高允及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尋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加冠軍將軍賜爵中都侯領中書侍郎行司隸校尉真君七年卒贈司隸謚簡侯

子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

子鸞字珍和襲爵東莞太守

鸞弟瓊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不就卒於家

子仲美武定末尚書水部郎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祖猛苻堅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爲丞相永爲慕容永所殺憲奔清河匿

於民家皇始中輿駕次趙郡之高邑憲乃歸誠太
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爲本州中正領
選曹事兼掌門下世祖即位行廷尉卿出爲上谷
太守加中壘將軍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
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後爲中都歷任二曹斷獄
稱旨進爵劇縣侯加龍驤將軍出爲并州刺
史加安南將軍進爵北海公境内清肅及還京師
以憲元老特賜錦繡布帛綿綵珍羞禮膳天安
初卒年八十九贈鎮南將軍青州刺史謚曰康

子崇襲早卒

子仲智襲歷中書侍郎安西將軍幽州刺史有
清平之稱

崇弟嶷字道長少以父任爲中書學生稍遷南
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兖豫撫慰新附
觀省風俗還遷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
多事文奏盈几訟者塡門嶷性儒緩委隨不斷
終日在坐昏睡而已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
勤理時務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黜或

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實癡實昏終
得保存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東平侯未
幾拜安東將軍進爵樂安公出爲持節鎮西將
軍秦州刺史改爲華山公散騎常侍如故後入
爲内都大官卒
子祖念襲爵官至東平太守例降爵爲侯次
贈寧朔將軍光州刺史
子慶鍾襲爵給事中貪穢無行坐事爵除
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自尚書郎入爲中
書舍人轉司州別駕元翼少卿改授衛尉少卿
出爲冠軍將軍尚書兗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
軍在州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財貨又取官
絹因染割易御史糾劾付廷尉遇赦免熙平二
年卒官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文昭有九
子
長子昕字元景武定末太子詹事
昕弟暉字元旭早稱機悟歷尚書儀曹郎中
書舍人贈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兗州刺史

暉弟昕字仲明祕書郎司徒主簿天平中爲盜
所害

屈遵字子度昌黎徒河人也博學多藝名著
當時爲慕容永尚書僕射武垣公永滅垂以爲
博陵令太祖南伐軍駕幸魯口博陵太守申永
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玄伯東走海濱屬城
長吏率多逃竄遵獨言其吏民曰往年寶師
大敗今茲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帝
神武命世寬仁善納御衆百萬號令若一此湯
武之師吾欲歸命爾等勉之勿遇嘉運而爲禍
先遂歸太祖太祖素聞其名厚加禮焉拜中書
令出納王言兼撫文誥中原既平賜爵下蔡子
從駕還京師卒時年七十
子須龍除長樂太守加鎮遠將軍進爵信都
侯卒贈寧北將軍昌黎公謚曰恭
少子處珍襲爵處珍卒
子車渠襲爵高祖初出爲東陽鎮將卒贈青
州刺史謚曰莊

須長子恒字長生沈深有局量少纂家業
尤善書計太祖初給事諸曹太宗世遷將作
監統京師諸署世祖即位稍遷尚書右僕射加侍
中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加平南將軍後轉
中領軍恭宗在東宮恒領太子少傅後督諸
軍東伐進號鎮東大將軍師次和龍馮文通致
牛酒以犒軍獻甲三千恒責其不送侍子數之
以王命遂掠男女六千口而還恒在宮公正內
外稱其平當世祖信任之委以大政車駕出征
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世祖
數臨幸賞賜隆厚貞君四年墜馬卒時年五十
五時世祖幸陰山恭宗遣使奏狀世祖甚
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
遂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謚曰成公
長子觀早卒世祖愍之賜其子男爵觀弟道賜
襲祖爵
道賜少以父任內侍左右稍遷主客進爲尚書
加散騎常侍善騎射機辯有辭氣世祖甚器之

從征蓋吳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還至鴈門暴疾卒謚曰哀公子拔襲爵

拔少好陰陽學世祖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爲南部大人時世祖南伐擒劉義隆將胡盛之以付拔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去世祖大怒命斬之將伏鑕世祖愴然曰若鬼而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何以應之乃赦拔免爲散大夫後顯祖以其功臣子拜營州刺史卒

子永興襲爵

張蒲字玄則河內脩武人本名謨後改爲蒲漢太尉延之後父攀慕容垂御史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以端謹見知爲慕容寶陽平間二郡太守尚書左丞太祖定中山寶之官司敘用者多降品秩既素聞蒲名仍拜爲尚書左丞天興中以蒲清謹方正遷東部大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宗即位爲內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號爲公正太常初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嶋山謀爲

大逆詔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
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
非樂亂而爲皆逼凶威彊服之耳今若直以大
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又懼誅夷必
并勢而距官軍然後入出恃誑惑愚民其變
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
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苦以爲然
具以奏聞太宗詔蒲軍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
其本屬蒲皆安堵小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
蒲與道生等追斬猛雀首送京師後劉裕寇竊
河表以蒲爲南中郎將南蠻校尉隸平南大將
軍長孫嵩往禦之裕入長安乃還後改爲壽張
子與安平公叔建將兵自平原東渡徇下劉義
符青兖諸郡詔加陳兵將軍濟州刺史又與
建攻青州不尅而還世祖即位以蒲清貧妻子
衣食不給乃出爲相州刺史扶弱抑彊進善黜
惡教化大行始光三年卒於州年七十二吏民
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爲將朝廷清論常

爲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謚曰文恭
子昭有志操天興中以功臣子爲太學生太宗
即位爲內主書後襲父爵神䴥中從征蠕蠕以
功進爵脩武侯加平遠將軍延和二年出爲幽
州刺史開府加寧東將軍時幽州年穀不登州
廩虛罄民多菜色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
遇其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車馬之家糴運
分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熟士女稱頌之
在任三年卒

子昶襲爵早卒
昶弟靈符眞君八年補中書博士和平中咸陽
郡民趙昌聚黨作逆百姓騷動詔靈符宣旨慰
喻民乃復業天安初遷中書侍郎賜爵昌國子
延興中使南豫州觀察風俗太和四年除建威
將軍廣平太守還爲尚書左丞司州大中正後
除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十六年轉光州刺史加
立忠將軍卒

谷渾字元冲[illegible]黎人也父袞膂力兼人彎弓三

百斤勇冠一時仕慕容垂至廣武將軍渾少有
父風任俠好氣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
受經業遂覽群籍被服類儒者太祖時以善隸
書爲內侍左右太宗世遷前鋒將軍從幸河南
還以選給事東宮世祖即位爲中書侍郎加振
威將軍從征赫連昌爲驍騎將軍遷侍中安南
將軍領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
行性不苟合趣舍不與已同者視之蔑如也然
友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
廉直爲世祖所器重詔以渾子孫十五以上悉
補中書學生延和二年春卒世祖悼惜之親臨
其喪贈賜豐厚謚曰文宣
子闡字崇基小字長命襲爵少侍東宮稍遷平
南將軍相州刺史入爲外都大官延興四年卒
謚曰簡公
闡弟季孫襲爵中書學生入爲祕書中散遷中
部大大出爲吐京鎮將
闡子洪字元孫少受學中書世祖以洪機敏有

祖風令入授高宗經高宗即位以舊恩爲散騎
常侍南部長遷尚書賜爵滎陽公洪性貪奢僕
妾衣服錦綺貲累千金而求欲滋劇時顯祖舅
李峻等初至京師官給衣服洪輒截没爲有司
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坐以伏法
子頴青州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田曹參軍員
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尚書郎加威遠將軍除員
外散騎常侍尋轉中散大夫大軍伐蜀時益州
刺史傅豎眼出爲別將以親權行州事後除假
節鎮遠將軍涼州刺史不行改授太府少卿又
加前將軍神龜二年卒贈平東將軍營州刺史
謚曰貞
長子纂字靈紹頗有學涉解褐太學博士領侍
御史稍遷著作郎司州治中黄門郎散騎常侍
又爲侍中兼殿中尚書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禄
大夫營州大中正纂前爲著作又監國史不能
有所緝綴
纂弟士恢字紹達少好琴書初爲世宗挽郎除

奉朝請正光中入侍甚爲肅宗寵待元乂之出
靈太后反政紹達預有力焉遷諫議大夫俄轉
通直散騎常侍直閤將軍鴻臚少卿封元城縣
開國侯邑七百戶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達間構
於帝每因言次道紹達爲州紹達躭寵不願出
外太后誣其罪而殺

公孫表字玄元熒郡廣陽人也遊學爲諸生慕
容沖以爲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
容寶走乃歸闕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後爲
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相
移遂至亡滅且國俗敦樸嗜欲寡少不可啓其
機心而道導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指上韓非書二十
卷太祖稱善太宗初表參功勞將軍元屈軍
事計吐京叛胡爲胡所敗表以先諫止屈太宗
善之賜爵固安子河西飢胡劉虎聚結流民反
於上黨南寇河內詔表討虎又令表與姚興洛
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討之時胡
內自疑阻更相殺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勢遂不

與戍將相聞率衆討之法令不整爲胡所敗軍
人大被傷殺太宗深銜之及劉裕征姚興兗州
刺史尉建聞寇至棄滑臺北走詔表隨壽光
侯叔孫建屯枋頭泰常七年劉裕死議取河南
侵地太宗以爲掠地至淮滑臺等三城自然面
縛表固執宜先攻城太宗從之於是以奚斤爲
都督以表爲吳兵將軍廣州刺史斤等濟河表
攻滑臺歷時不拔太宗乃南巡爲之聲援表等
既尅滑臺引師西伐大破劉義隆將翟廣等於
王樓遂圍虎牢車駕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大史
令王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利便之地故令
賊不時滅太宗雅好術數又積前忿及攻虎牢
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中縊而殺之時年六
十四太宗以城未退祕而不宣初表與渤海封
愷友善後爲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
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臣族欲原之表
固證其罪乃誅封氏表爲父外和內忌時人以此
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表其出也輕侮寬敬

至於死

第二子軌字元慶小以文學知名太宗時爲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探把世祖乃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氐王楊玄爲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曰昔尉他跨據及陸賈至甯冒奉順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無爾恭之禮非藩臣也玄使其屬趙客子對曰天子以六合爲家孰非王庭是以敢請入國然後受謁軌荅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勞而況王命者乎請奉策還玄懼詣郊受命軌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加平南將軍及劉義隆將到彥之遣其部將姚縱夫濟河攻治坂世祖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出爲虎牢鎮將初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爲

之語曰驢無彊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
真君二年卒時年五十一軌既死世祖謂崔浩
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受貨縱
賊使至今餘蘖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
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
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
以生此逆子從下到擘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
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
者吾必族而誅之軌終得娶于封氏生二子斌

叡

斌襲爵拜內都大官光二年卒贈幽州刺史
叡字文叔初爲東宮吏稍遷儀曹長賜爵陽平
公時顯祖於苑內立殿勑中秘羣官制名叡曰
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
謙光伏惟陛下躬唐虞之德存道順神逍遥物
外宮居之名當協叡旨臣愚以爲宜曰崇光秦
可後卒於南部尚書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
曰宣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

學爲密書左丞雅有幹用爲高祖所知遇
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
功賜爵昌平子
子崇基襲
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頗屬文初爲中書學生
稍遷博士世祖征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恭宗
時蠕蠕來虛犯塞候騎至於京師京師大震壽
信任質以爲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
不來故不設備虜寇既敗國後深自責
厲屢進讜言超遷尚書眞君九年卒追贈出謚
軍將軍光祿勳幽州刺史廣陽侯謚曰恭
第二子邃字文慶初爲選部吏以積勤稍遷南
部長敷奏有稱遷南部尚書賜爵范陽侯加左
將軍高祖詔邃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張儻率衆
討蕭賾舞陰戍後高祖與文明太后引見王公
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內及京城三部於百
姓頗有益否邃對曰先者人民離散主司猥多
至於督察實難齊整自方割以來衆賦易辦實

有太益太后曰諸人多言無益卿言可謂識治
機矣詔醴陽被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匹
邃奏爲貴賤等級高祖稱善依例降侯改爲襲
平伯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青州刺史以邃在
公遺迹可紀下詔襲述加鎮東將軍領東夷校
尉刺史如故太和十九年卒於官高祖在鄴宮
爲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爲所服詔曰
今古時殊禮或隆殺事古也理與今違事今也
大乖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吏民之情亦
[illegible]者順也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事
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寅落可進諸境內之民
爲齋衰三月
子同始襲爵卒於給事中
同始弟同慶篤厚廉慎爲司徒田曹參軍李
崇驃騎府外兵參軍隨出示北征有方直之稱邃
叡爲從父兄弟而叡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生崔
氏之壻邃母鷹門李氏地望縣隔鉅鹿太守祖
李眞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

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子秋慕容永驍騎將
軍永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
侯隨從征代累著功績登國末卒濟涉獵書傳
清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
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姚興遣將攻
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
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太祖遣濟爲遵從事中郎
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
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
今雖小定君弱臣彊全無綱紀臣等既至襄陽
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荅三十餘
萬佺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荅中軍
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
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荅七萬
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荅定都平城佺期曰
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
平城將復遷乎臣荅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

都山東皃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
今日羌寇狡猾頻侵河洛夙夜憂危今此寡弱
倉庫空竭與君便爲一家義所無諱洛城救援
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羌所棄
寧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揚州佺期曰蠻賊互起
水行甚難魏之軍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
道東下乃更便直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
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討輒便興發然後表聞
今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
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遷謁
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
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
數百羊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
子多羅龔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本字犯高祖廟諱
少好學善占相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仕
符堅尚書郎後慕容永聞其名迎爲謀主先勸
永據長子城永遂稱制以先爲黃門郎祕書監

垂滅永徙於中山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順太祖
問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太祖
曰朕聞中山士廣民殷信爾以不先曰臣少宦
長安仍事長子後乃還鄉觀望民士實自殷廣
又問先曰朕聞長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
曰小臣是也太祖曰卿識朕不先曰陛下聖德
膺符澤被八表龍顏挺特臣安敢不識太祖又
問曰卿祖父及身官悉歷何官先對曰臣大父
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虎樂安
太守左中郎將西符丞尚書左主客郎慕容永
祕書監高密侯太祖曰卿既宿士屢歷名官經
學所通何典爲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
史年荒廢忘十猶通文問兵法風角卿悉通
不先自亦曾習讀不能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時
卿用兵不先曰臣時蒙顯任實參兵事太祖後
以先爲丞相衛王府左長史從儀平鄴到義臺
破慕容驎軍回定中山先每進策所向剋平
車駕還代以先爲尚書右中兵郎太祖謂先曰

今蠕蠕屢來犯塞朕欲討之卿以爲何如先曰
蠕蠕不識天命窃凡伏荒朔屢來偷竊驚動邊
民陛下神武威德遐振舉兵征之必將摧殄車
駕於是北伐大破蠕蠕賞先奴婢三口馬牛羊
五十頭轉七兵郎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太祖問
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
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
又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
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
記天文祕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
下諸州郡縣搜求備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太
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祖之討姚興於
柴壁也問先曰興屯天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
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
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粮道及其
未到之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
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
得退又乏粮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

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太祖從其計興果敗歸太宗即位問左右崔昌臣之中爲先帝所親信者有誰時新息公王洛兒對曰有李先者最爲先帝所知太宗召先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識先對曰臣愚細才行無聞適以忠直奉上更無異能太宗曰卿試言舊事先對曰臣聞堯舜之教化民如子三王任賢天下懷服今陛下躬素勞謙六合歸德士女能言美不慶抃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大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五十匹絲五十斤雜綵五十匹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二十二詔先與上黨王長孫道生率師襲馮跋乙連城克之悉虜其衆乃進討和龍先言於道生曰宜密使兵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填城塹攻其西南絕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後出爲武邑太守有治名世祖即位徵爲內都大官神麚二年卒

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謚曰文懿

子問襲爵爲京兆濟陰二郡太守卒

子鍾葵襲爵降爲子

鍾葵弟鳳子鳳子弟虬子並中書博士

鳳子子預字元愷少爲中書學生聰敏彊識涉獵經史太和初歷祕書令齊郡王友出爲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積數年府解罷郡遂居長安每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爲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並事寢食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

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
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啗之口閉常謂之曰
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啗也言訖齒啓
納珠因虛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
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數斗槖盛納諸棺中初
天興中先子密問於先曰子孫永爲魏臣將復
事他主也先告曰未也國家政化長遠不可卒
窮自皇始至齊受禪實百五十餘歲矣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
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
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
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俊賈誼之後莫之與
京弱冠爲慕容垂驃騎大將軍遼西王農記室
參軍太祖先聞其名嘗遣使者求彝於垂垂彌
增器敬更加寵秩遷驃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垂
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陂執彝及其從
兄代郡太守潤等太祖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
國政加給事中於鄴置行臺與尚書和跋鎮鄴

招攜初附久乃召還天賜末彝請詣溫湯療病
爲叛胡所拘執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爲屈
丐所執與語悅之拜秘書監年六十一卒世祖
平赫連昌于秀迎其尸柩葬于代南
秀歷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揚烈
將軍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恭宗崩以爵還
第既而掌吏曹事高宗以秀東宮舊臣進爵
陽都子加振威將軍時丞相乙渾擅作威福多
所殺害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
默然渾曰公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
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
極非庶族所宜若假竊此號當必自咎秀寧死
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
震懼而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
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
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得免難秀執
正守志皆此類也時秀與中書令渤海高允俱
以儒舊見重於時皆擬方岳以詢訪見留各

聽長子出爲郡守秀辭曰爰自愚微承乏累紀少而受恩老無成效恐先草露無報殊私豈直無功之子超齊先達雖仰感聖慈而俯深驚懼乞收成命以安微臣遂固讓不受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掌機要而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皇興三年卒贈本將軍冀州刺史武邑公謚曰簡

子僑字異隆襲爵拜秘書中散軍曹令爲顯武將軍荊州刺史依例降爵爲伯先是上洛置荊州後改爲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學僑乃表置學官選聰悟者以教之在州五載清靖寡事吏民亦安遷洛後僑朝京師賞以素帛景明初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

子叔休襲爵除給事中卒

子興襲爵

興弟賓歷尚書郎以清素稱出爲黎陽太守卒

官

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爲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於江左還以母老患輒過家定省坐免官久之徵爲京兆王愉郎中令行洛陽令轉治書侍御史國子博士加威遠將軍行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稍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正光中卒贈北將軍齊州刺史

子子儒司空西曹參軍

禎兄子景儁亦以學識知名奉朝請遷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景儁不受愉殺之永平中贈東平河太守謚曰貞

景儁弟景興清峻鯁正少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爲榮所虜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徙平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散騎常侍太子太保賜爵歷陽侯加晉兵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北冀州刺史進爵太原公所

在有聲績徵爲侍中治都曹事世祖崩秘不發
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匹等議以爲皇孫
幼冲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
有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今問聞於天
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漢廢所宜立而更求君
必不可延等猶豫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
皇后令徵提等入遂殺之
提弟浮子高宗即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襲兄
爵太原公有司奏降爲侯皇興元年卒
提孫令保太和中襲爵歷陽侯
史臣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利王憲名祖之
孫老見優禮屈遵學藝知機垣乃局量受遇張
蒲谷渾文武爲用人世仍顯公孫表初則一介
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授金之賞末陷貽
利之徵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
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彝旱播
時學秀則不畏彊禦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閹
悲夫

列傳第二十一　　魏書三十三

此傳全寫高氏小史疑收書亡而後人補之史臣語亦悉出北史諸論合而成文然頗詳備與本史它卷略同豈非小史全載本史乎

列傳第二十二　　魏書三十四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萬安國

王洛兒京兆人也少善騎射太宗在東宮給事帳下侍從遊獵夙夜無怠性謹愿未嘗有過太宗嘗獵于灅南乘冰而濟冰陷沒馬洛兒投水奉太宗出岸水沒洛兒殆將凍死太宗解衣以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太宗出居于外洛

兒晨夜侍衛無須臾違離恭勤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太宗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而已晝居山嶺夜還洛兒家洛兒隣人李子道潛相奉給晨昏往復衆庶頗知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太宗還宮社稷獲全洛兒有功焉太宗即位拜散騎常侍詔曰士處家必以孝敬爲本在朝則以忠節爲先不然何以立身於當世揚名於後代也散騎常侍王洛兒車路頭等服勤左右十有餘年忠謹恭肅久而彌至未嘗須臾無以加焉勤而不賞何以獎勸將來爲臣之節其賜洛兒爵新息公加直意將軍又追贈其父爲列侯賜僮隸五十戶永興五年卒贈太尉建平王賜溫明秘器載以輼輬車使殿中衛士爲之道送從太宗親臨哀慟者數四焉乃鳩其妻周氏與洛兒合葬

子長成襲爵卒無子

弟德成襲爵徙爲建城公加鎮遠將軍官至散騎常侍典作長安眞君十一年卒

子定州襲爵降爲建陽侯安遠將軍後定州弟升爲侍御中散有寵於顯祖以祖父洛兒著勳先朝詔復定州爵爲公高祖初爲長安鎮將卒子陵襲升爵承明初遷監御長賜爵始新子加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卒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爲太宗帳下帥善自脩立謹愼無過天賜末太宗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及太宗即位拜爲散騎常侍賜爵金鄉公加忠意將軍後改爲宣城公太宗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將不任事侍宿左右從容談笑而已路頭性無害無至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議以此見重於朝太宗亦敬納之寵待隆厚賞賜無數當時功臣親幸莫及泰常六年卒太宗親臨哀慟贈侍中左衛大將軍太師宣城王謚曰忠貞喪

禮一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陪葬金陵

子眷襲爵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爲尚書令臨澤公祖父並至大官魯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太宗時選爲遷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恭勤盡節世祖親愛之及即位以爲中書侍郎拾遺左右寵待彌深而魯元益加謹肅世祖諭親信之內外大臣莫不敬憚焉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美由是公卿咸親附之魯元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秘書事賜爵襄城公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贈其父爲信都侯從征赫連昌世祖親追擊之入其城門魯元隨世祖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從征平涼以功拜征北大將軍加侍中後遷太保録尚書事世祖貴異之常從征伐出入卧內每有平殄輒以功賞賜僮隸前後數百人布帛以萬計世祖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

副真君三年冬車駕幸陰山魯元以疾不從侍
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世祖甚悼
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西二宮命太官日
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鐘鼓伎樂輿駕比葬
三臨之喪禮依安成王故事而賵送有加贈襄
城王謚曰孝葬於崞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
恩寵無與爲比子統襲爵
少子內給侍東宮恭宗深昵之常與卧起同衣食
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內性寬厚有父風而
恭順不及正平初宮臣伏誅世祖以魯元故唯
殺內而厚撫其兄弟
統以父任侍東宮世祖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
南安長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
供具賜賚以千計高宗即位典選部主客二曹
興安二年卒贈襄城王謚曰景無子
弟彌娥襲爵拜北鎮都將卒贈襄城王謚曰恭
子興仁襲爵
陳建代人也祖渾太祖末爲右衛將軍父陽尚

書建以善騎射擢爲三郎稍遷下大夫內行長
世祖討山胡白龍意甚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
臨嶮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
意世祖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
殺賊數人身被十餘創世祖壯之賜戶二十高
宗初賜爵阜城侯加冠軍將軍出爲幽州刺史
假秦郡公高宗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
五十高祖初徵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
郡公建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

長樂王穆亮比部尚書平原王陸叡密表曰皇
天輔德命集大魏巨筮祚初興勤過蜀
漢誓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
以凡近識無遠達階藉先寵遂荷今任彼已之
譏播於羣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厲顧省駑鈍終
於無益然飲冰驚寐實懷慙負至於願天高地
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橫噬馬叡南據
奄有荆楚及桓劉踐扈禍難相繼岱宗隔望秩
之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髫齔龍飛道

光率土干戚暫舞淮海從風車書既同華裔將
一旦天不弔奄背万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
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
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
謂見而不作過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
方義陽王臣昶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歷運響
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返進可
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裔宜乘
之會運鍾今日如合聖聽乞速施行脫忤天心

願存臣表徐觀後驗賞罰隨焉高祖嘉之遷司
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
頻幸建第賜建妻宴於後庭太和九年薨
子念襲爵爲中山守坐掠良人爲御史中尉王
顯所彈遇赦免爵除
萬安國代人也祖眞世爲酋帥恒率部民從世
祖征伐以功除平西將軍敦煌公轉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遷散騎常侍寧西將軍長安鎮將賜爵馮翊公

安國少明敏有姿見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
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顯祖特親寵之與同卧
起爲亲第宅賞賜至巨萬超拜大司馬大將軍
封安城王安國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
初矯詔殺買奴於死中高祖聞之大怒遂賜安
國死年二十三
子翼襲王爵太和十五年薨高祖以其父受寵
先朝特贈并州刺史
子篡字輔興襲依例降爲公世宗時起家司徒
史
子金剛襲武定末開府祭酒齊受禪爵例降
有奚拔者世爲紇奚部帥其父根皇始初率衆
歸魏太祖嘉之尚昭成女生子拔卒於尚書令
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也主有功超
授敬大司馬大將軍封長樂王薨
子護龍襲爵拜外都大官太和中詔以護年邁既
合曹參軍遷南秦平西府司馬護軍長史加右
軍將軍正光二年卒贈假節征虜將軍荆州刺
史

未致仕令依舊養老之例卒子彥嗣根事迹遺
落故略附云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咸以誠至
發衷竭節危難苟非志烈過人亦何能以若此
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貴寵異於
數子哉

列傳第二十二　魏書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三　魏書三十五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
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
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道士郎天興中給
事祕書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六
祖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
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
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

窮通改節皆此類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
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軒
輊時人榮之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決
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
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
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是時有兔在後
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
徵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善應也明年沈
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上公卿以下各
垣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
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
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
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
筭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
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
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
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
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

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燿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澹妻各人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

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
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
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
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六旦亦沈昆明池水
竭童謠訛言國內諠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
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秦常元
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
欲泝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
咸曰函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

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乘其後還路甚難
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楊言伐姚意或難測假
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
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太宗將從之浩曰此
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來
久今興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
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
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
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

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
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
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今姚
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
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
敗鬬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
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
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
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

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
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
遂從群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爲裕
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太宗聞之恨不用浩
計二年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
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絶其後路則裕軍
可不戰而克書奏太宗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
傳太宗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
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

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太宗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太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荊揚之化於三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東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爲國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萬有治國之用無

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烈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

封殖不思樹黨彊隣報讎雪恥乃結忿於蠕蠕背德於姚興掀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爲人所滅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塩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塩酒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所隱咸共推浩令對浩曰古人有言夫災異之

生由人而起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人失於下
則變見於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漢書載王莽
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
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早削主弱臣彊累
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
所生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
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廢其主司馬
德文而自立南鎮上裕改元赦書時太宗幸東
南潟滷池射鳥聞之驛召浩謂之曰往年卿言

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
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
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
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朝
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
雜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
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
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
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

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衆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太宗恒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瘵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爲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脩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虞恬

神保和納御言施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恩必不得已請陳鼓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揔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奸宄窺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安主子壽年漸周明叡溫和衆

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
大經若須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復霜
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尠不
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
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
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
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
總己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觀之聽其
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
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
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
趣崔浩博聞彊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
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
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所
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立也會
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陛下
不以劉裕欵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
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帥師

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
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
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
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荆揚
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來而自至裕新死黨
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
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
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
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
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
乃伐之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
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請先
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
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
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
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
反在軍北絶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
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

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怒乃親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隨軍爲謀主及車駕之還也浩從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憩高陵之上下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違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冠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皐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

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脩儒教輔助泰平眞君繼千載之絶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卿爲吾撰列上者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世祖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焉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得歸第因欲脩

服食養性之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録圖新經浩
因師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討
赫連昌群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
再守羽林皆成鈎已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併
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
也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平城
都城大獲而還及世祖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
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
南來揚沙昏冒宜城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
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
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
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絶
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
祖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初太祖詔尚書郎
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遂于
太宗廢而不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録國
書浩及弟覽高讜鄧頴晁繼范亨黄韜等共參
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是年議擊蠕蠕朝臣内

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上世祖世祖皆不聽唯
浩贊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及使
黄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世
祖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
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群臣
共贊和淵等去淵少時嘗諫符堅不可南征堅
不從而敗　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
祖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
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脩德月蝕脩刑天王

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此
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
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民流應在他國
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
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
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
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
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
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

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慙

赧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群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見入寇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此我南彼必我怠勢然矣比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彊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

聚背寒向温南來冠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
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羣牝
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
困敝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
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
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
曰是行也如之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
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
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

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
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
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
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世祖沿弱水西
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
停止不追天師以浩曩日之言固勸世祖窮討
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
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
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

追軍不至乃徐徐四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
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
大軍既還南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浩明識天
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
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世祖每幸
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
不暇精美世祖爲舉匕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
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進撫軍
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
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
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
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
令歌工歷頌群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
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
之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
其胷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
意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
也乃勑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

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万全之計勝必可克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戍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苟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為

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巴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不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謫乘間深入虜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為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群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為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

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
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
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
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
利後觀天時故万舉而万全國安而身盛今義
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
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
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
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
敵兵法當分衆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
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
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
賊來遂疾到彥之自淸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
列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聞赫連定與劉義隆
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群臣曰義隆猶
在河宁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
則失秦州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
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

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
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
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夷
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計不
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
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儕見情見止望固
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
摧擬之必什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
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
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
世祖執浩手以示蒙孫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
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
合符契初無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
俘因說南賊之言云義隆勑其諸將若北國兵
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
如浩所量世祖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
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遠矣
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

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祥除災
異詔注沿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蕃
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
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
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爲万年浩曰昔
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
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
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年萬億不待
假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世祖

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世祖將討焉
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
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
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
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
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
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
弟驕恣爭權從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
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

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圉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之去城百里之內亦地無草又不住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纔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万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

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
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
是遂討涼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
沔臣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
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
天人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
光隆前緒聲教正刑典大業惟新然荒域之外猶
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
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履淵海懼不能負

至重繼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
裔掃定赫連逮於神麚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
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
兖無塵平通冠於龍川討薛豎於涼域豈朕一
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群公卿士宣力之効
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
德冠朝列言爲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
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焉實錄浩於是監
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

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及恭宗始揔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時又將討蠕蠕劉絜復致異議世祖逾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絜等各欲回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絜等之計過矣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擒獲世祖以為然乃分軍為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絜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無還事在絜傳世祖西巡詔浩與尚書順陽公楊蘭延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世祖至東雍親臨沿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世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

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出祖不從乃渡渭南吳聞世祖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李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并勒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世祖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敝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

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家充實涼土
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
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勑臣解急就章孝經
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
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
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
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
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
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
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有十餘家
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西千小誤甚多不可言
書上啓具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真
宜改誤曆以從天道具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
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專
士修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
以垂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事在律
曆志具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
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

闕字其族初郄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爲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取祕書郎吏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賕其祕書郎吏已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劉義隆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壻而女亡王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聚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叟士乎設敖敖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也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

階亂兆禍復已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書蓋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然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疑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實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浩母盧氏諸孫家浩著食經叙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及諸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飢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辨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背負家室乃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

遺文垂示來世始浩與冀州刺史頤滎陽太守
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
模頤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頤模
謂人曰桃簡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周兒也浩
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世祖頗聞之故誅浩特
二家獲免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每臨糞
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去持此頭顱不淨
處跪是胡神也
文帝曰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
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爲
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
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
主未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民
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
遭斯酷悲夫

列傳第二十三

魏書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四

李順

李順字德正趙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爲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才策知名於世神瑞中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略之功拜後軍將軍仍賜爵平棘子加奮威將軍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

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揔攝前驅之事
卿以爲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
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
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
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
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繞萬大破昌軍順謀功
居右轉拜左軍將軍後征統萬遷前將軍授之
以兵昌出逆戰順督勒士衆破其左軍及克統
萬世祖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
卷世祖善之至京論功以順爲給事黄門侍郎
賜奴婢十五戸帛千匹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
三秦平遷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加征虜將軍遷
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内附世
祖欲精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藩款著河右若
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
慰尚書李順即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
不宜先爲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
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

宜無嫌於重爾曰之行豈吳王入覲也世祖從
之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拜
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寧西將軍
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爲
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指使涼州蒙遜
遣中兵校郎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疹舊患發
動腰脚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
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祗執臣禮
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

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
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今則覆
亡之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見之
將握節而出蒙遜使定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既
雅恕衰疾傳去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
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跽而不祗命斯乃小臣之
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
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
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勳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

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偃蹇自大此乃
速過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
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大常規之以古烈懼之以
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禮畢蒙
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既爽征伐屢
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興治然專務
討擊恐不可當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
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臨御志寧內
[illegible]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三秦[illegible]

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隸首不紀僵屍截馘所
在成觀除蕩暴虐存卹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
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遐
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斂衽屈膝天兵四
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
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
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
何為復遽驛告警言不舍晝夜意君之所言殆為
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啓

而從逆主咸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
然豈獨涼民也順既使還世祖問與蒙遜往復
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
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綏集荒陬遠人
頗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
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
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輿敬者行之本
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之不復
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効在無遠其子必復

襲世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略見其子
並非才後能保一隅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
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
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于
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為晚且
停前計以為後圖既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
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其何妙
哉朕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疋厩馬一
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弥厚政之巨細無所不

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世祖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遊真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泄之朝廷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徹浩知之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信大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期之無遠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荏苒之間遂及千此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比繕甲治共指營河右掃蕩万里今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察廢興若朕以年行師當刻以不順對曰臣疇

日所啓私謂如然但民勞既久未獲寧息不可頻動以增勞悴願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議以涼州之水草不宜遠征與崔浩庭諍浩固執以爲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世祖與恭宗書以言其事頗銜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之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蒙遜有西域沙門曇無讖微有方術世祖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遜金聽其殺之世祖克涼州後聞而嫌順涼土既平詔

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受毀之云順昔受牧犍父子重賂毎言涼州無水草不可行師及陛下至姑臧水草豐足其詐如此幾誤國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讒之於陛下世祖大怒眞君三年遂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世祖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毀朕忿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皇興初順子敷等

貴寵顯祖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

長子敷字景文眞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爲中散興李訢盧遐度世等並以聰敏內參機密出入詔命敷性謙恭加有文學高宗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軍將軍賜爵平棘子後兼録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司

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附于時朝議謂
彼誠僞未可信保敷乃固執必然曰劉氏喪亂
釁起蕭墻骨肉離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靈
兵馬之力兼并之會宜在於今況安都珍奇識
機歸命奉誠萬里小民元元企仰皇化今之事
機安可復失於是衆議乃同遣師接援淮滸寧
輯敷有力焉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
十有餘人弟弈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
隱罪十餘條顯祖大怒皇興四年冬誅敷兄
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
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
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
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既致斯禍時人歎惜之
敷長子伯和次仲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歲餘
爲人執送殺之伯和有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後
敷妻崔氏得出宮養之至平涼太守
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歷散騎常侍平東將
軍西兖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

危禍常勑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告然後渡之既而使人平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弐使者紿云我須南過不停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使者既濟突入執弐赴都與兄俱死

弐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雅爲高祖所賞稍遷散騎侍郎接對蕭衍使蕭琛范雲以母老乞歸養拜趙郡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長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尹參議新令於尚書上省永平三年出爲左將軍兗州刺史四年坐事除名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事具高聰傳正光二年二月肅宗講於國子堂召憲預聽又以子騫爲國子生四年拜光祿大夫復本爵濮陽伯五年除持節安西將軍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加撫軍將軍孝

世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推憲不爲之屈時人尚之轉授驍騎將軍尚書左丞長兼吏部郎中遷長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尹參議新令於尚書上省永平三年出爲左將軍兗州刺史四年坐事除名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事具高聰傳正光二年二月肅宗講於國子堂召憲預聽又以子騫爲國子生四年拜光祿大夫復本爵濮陽伯五年除持節安西將軍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加撫軍將軍孝

昌初元法僧據徐州反叛詔憲爲使持節假鎮
東將軍徐州都督與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等
討之會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彭城俄而綜降
徐州既平詔遣兼黃門侍郎常景詣軍慰勞賜
憲驊騮馬一疋仍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
入都督二年蕭衍遣其平北將軍元樹右衛將
軍胡龍牙護軍將軍夏侯亶等來寇壽陽樹等
收下蔡軍於城之東北亶從黎漿而屯於城南
憲謂不先破元樹等則夏侯亶無由可克乃遣
子長鈞率衆逆戰軍敗長鈞見執樹等乘之憲
力屈以城降因求還國衍聽歸既至勑付廷尉
三年秋憲女壻安樂王鑒據梁州反靈太后謂
鑒忠懷劫脅遂詔賜憲死時年五十八永熙中
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
靜
子希遠字景冲早卒
子祖悛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希遠兄長鈞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希遠第二弟希宗字景玄出後憲兄性寬和儀

皃雅麗涉獵書傳有文才起家太尉參軍事轉

直後領侍御史遷通直散騎常侍尋爲東南道

行臺邸珍右丞與諸軍討賊於彭沛克之轉齊

獻武王大行臺郎中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獻武王擢爲中外府長史爲齊

王納其第二女希宗以人望兼美深見禮遇出

爲上黨太守尋而遘疾興和二年四月卒於郡

年四十贈使持節都督定冀滄瀛殷五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殷州刺史謚曰文簡

長子祖昇武定末太子洗馬

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武定末國子祭酒兼給事

黃門侍郎

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盛年十四

國子學生聰達見知歷大將軍府法曹參軍

太宰府主簿轉中散大夫遷中書舍人加通直

散騎常侍曾爲釋情賦曰單閼之年無射之月

余承乏攝官直於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美襲
之崢嶸感代序以長懷觀爽氣而軫慮籠樊之
念既多寥廓之想彌切含臺有思斐然成賦猶
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厠鄭璞於周寶編
魚目於隨珠未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
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
亦龍德而史周受相趙之鴻烈逮藩魏之優遊
爲衢樽於上葉號木鐸於前脩若參龍之不隕
似窮葉之世濟故抱玉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
或舟楫以匡時或棲遲以卒歲尚無忝於先人
諒貽厥於來裔書金冊以歲蕤布銀繩而昭晰
清風忽其緬邈啓白王祖於庚寅李伯仁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
條風動物月值孟春王武子詩曰於顯義王緝乘斯民後明有德嚴恭惟寅逢軒教之方洽遇
周命之惟新譬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
勝庭之五傑似不速之三人協嗜欲於將至豈
物色而方臻荷天寵以來儀步康衢而騁力如
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內弼諧於本朝外
闢土於殊域乘紫氛以厲羽負青天而鼓翼既

公侯之必復亦慶緒之所融績並樹於八凱道
俱外於二宮遂遵流以至海且因岳而爲嵩同
羽儀於班氏均載德於楊公何日月之逾邁引
寒暑而相終委晋會於弱齒還堂構於微躬嗟
蒙昧之無取故告舍而不及已濩落而少成又
擁腫而無立愧精堅於百鍊慙忠信於十邑非
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自進寧
琢磨而成章乖宋子之万字異應生之五行不
請觀於石室豈借書於晋皇求班莊而不遂況
蔡文之可望參四科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本
無聲於梁魏故未聞於陳汝居玉石以多迷宅
顯晦而乖所既無懷於四至安有情於再舉雖
衣冠之末胄而世禄之緒餘等渤澥之乘鴈類
九罭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閑居空
闔門以靖軌非論道而脩書少賓客於季彦謝
朋交於太初在正光之御曆實明皇之拱已曾
問政於上學著爲君而我齒叶閽人以望予遂
陟降於庭止同崔駰之謁帝若謝兼之來仕逮

孝莊之入統乃道喪而時昏水群飛於溟海火
載燎於中原延膠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玉
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橫
流且其云始既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綦峙睇
三綱之日紊見四維之不理顧茂草以傷懷視
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喈而不已自
牽役於宰朝實有懷於胥恥在下僚而栖屑願
奮迅於泥滓睠故鄉以臨睨悵有動於思歸越
來流以鼓枻遡北風而結騑入成都之舊宅反
觀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抱甕而無機且
耕而食且鑿而衣恒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無
違遊仁義之有敷採墳素之精微誠因閑而養
拙亦有樂於嘉肥及勾芒御節沽洗之首散遲
遲於麗日發依依於弱柳鳥閒關以呼庭花芬
披而落牖聽乃越於笙簧望有踰於新婦襲成
服以逍遥願良辰而聊厚乃席壠而踞石遂嘯
儔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似禊洛之八九或促
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万年之觴主報

千金之壽各笑語而卒獲傳禮儀於不朽斯蓋
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於少昊爲帝
庚辛處躔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
靄於近援起沈寥於遠天思多端以類長若臨
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冀觀濤之可蠲遂杖
策緩步或漁或田弋鳧鴈於清溪釣魴鯉於深
泉張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雲於促
柱奉綠水於危弦賦湛露而不已歌驪駒而未
旋跌蕩世俗之外疎散造化之閒人生行樂聊
用永年悟柱下之稱工聞首陽之爲拙既有惜
於岐懸且自悲於井渫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
之高說去衡門以策駟望象魏而投轍服毳衣
以從務乘大車而就列比汗海而無紀喻江河
而有鈇睠重地而懼深念索米而慙結運有折
於玉斗時忽亡於金鏡始蒙塵以播蕩卒流彘
而居鄭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請命因艱難
以隆基據殷憂而啓聖調南風以負扆居北辰
而爲政創彝倫於九疇班平章於百姓喻繩契

以論蹤援成昭而比盛酌徙鎬之故典究遷亳之遺今奄四海以爲家開七百而增慶覩禮樂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鬱以時序四門穆其惟清如得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庭有一匡以作相或十亂而爲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穢得再入於承明執綸言之猶紼戴會弁之如星非巡潰以窺井信夕惕而懷驚承周任之有言攬老子之知足奉烱誡以周旋抱徽猷而與屬每有偃於唯塵悟興言於寵辱思散髮以抽簪願全眞而守朴睠疎傳以徘徊望申公而躑躅畢鄙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逢時歌致命而可卜詠歸田而有期指帝城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擎壤而頌結草而嬉援巢父以戲潁追許子而竹實供暮餐於流瀣給朝餌於瓊蕊同糟醨而無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慾無慮無思何鷦鷯之可賦鴟鴞之爲詩哉寄加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左丞仍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蕭衍後坐事免

論者以爲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曰
幽棲多暇日揔駕萃荒坰南瞻帶宮雉北睇拒
嗟瀛流火時將末懸　漸云輕寒風卒已厲秋
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暗窮汀侶浴浮還
沒孤飛自驚三褫俄終歲一丸曾未營閑居
同洛涘師身款武城稍旅原思羣坐夢丘勳荆
監河愛斗水蘇子憶餘明益州達反趣廷尉辯
交情豈若忻逢萃悠志偶沉冥後詔兼太府少
卿尋除征南將軍給事黄門侍郎死於晉陽所
著詩賦碑誄別有集録贈本將軍太常殷州刺
史齊受禪重贈使持節侍中都督殷滄州諸
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殷州刺史謚曰
文惠

騫弟希禮字景節武定末通直散騎常侍
希遠庶長兄長劒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式弟弈字景世美容皃有才藝官歷顯職散騎
常侍宿衛監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
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弈兄弟乃誅李訢存問憲

等一二家歲時賜以布帛

弈別生弟冏字道度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太和中拜下大夫南部給事出爲龍驤將軍南豫州刺史還拜冠軍將軍尋除光祿大夫守度支尚書二十一年高祖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洛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笑而謂之曰卿一昨有啓欲朕都此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仍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對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高祖大悅其年冏卒賜錢二十萬布百匹朝服一具衣一襲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彈駮公卿無所回避百寮皆憚之高祖常加優禮故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

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

尚書祠部郎相州撫軍府長史司空從事中郎
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稱
祐弟太字季寧涉歷書傳太尉行軍員外郎
順弟脩基陳留太守卒
子探幽
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洪鸞孫悕傑樂陵太守武定中以貪汙賜死人
脩基季弟惲字善祖小字藥囊少有高名爲中
書侍郎從世祖征涼州戰沒時人咸惜焉初順

與從兄靈從弟孝伯並以學識器業見重於時
故能砥礪宗族競各脩尚靈與族叔詵族弟熙
等俱被徵事在高允高士頌
詵字令孫京兆太守詵後繼闕
秀林小名檻性彊直太和中自中書博士爲頓
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批彊扶弱
政以威嚴爲名以母憂去職後爲太尉諮議參
軍假節行荊州事拜司徒司馬加冠軍將軍定
州大中正太中大夫正光中卒年六十三贈左

將軍齊州刺史

子裔字徽伯出後秀林兄鳳林裔初除汝南王悅常侍稍遷定州別駕孝昌中爲定州鎮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尋假平北將軍防城都督賊既圍城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僭竊特無綱紀至於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爲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所滅裔仍事榮永安初爾朱榮既擒葛榮遂絷裔及高敖曹薛脩義李無爲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普泰初以裔爲持節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慰勞山東大使永熙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齊獻武王大丞相諮議參軍天平初以預定策之功封固安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加征東將軍車駕遷鄴爲大行臺右丞留在洛陽監修宮殿尋除使持節大將軍陝州刺史四年八月宇文黑獺攻陷州城被執見害年五十詔贈使持節都督定冀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直襲武定末司徒屬齊受禪例降
裔弟景義大司馬諮議參軍殷州大中正
景義弟伯穆武定末合州刺史
秀林從弟煥字仲文小字醜壞有幹用少與酈
道元俱爲李彪所知自給事中轉治書侍御史
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高祖詔煥與任城
王澄推治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喻仍誅泰等
景明初遷司空從事中郎蕭寶卷豫州刺史裴
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煥以本官爲軍司與楊大
眼奚康生等率衆迎接煥至淮西叔業兄子植
遣使送質煥等濟師入城撫慰民庶忻悅仍行
揚州事賜爵容城伯軍還行河內郡事拜司徒
右長史以荆蠻擾動勑煥兼散騎常侍慰勞之
降者万餘家除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氐
楊集起舉兵作逆令弟集義邀斷白馬戍勑假
煥平西將軍督別將石長樂統軍王祐等與軍
司苟金養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呂苟

兒反煥仍令長樂等申麥積崖赴援屬都督元
麗至遂共平之時氏王楊定進猶據方山與苟
兒影響煥密募氐趙芒路斬定進還朝遇患卒
時年四十四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昭
子密武定中襄州刺史
秀林族子肅字彥邕歷奉朝請清河王懌郎中
令稍遷洛陽令步兵校尉員外常侍初諂附侍
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
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為紹求福故紹愛之延昌
四年薦肅為黃門郎加光祿大夫肅為性酒狂
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肅時侍飲頗
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為有司彈劾
靈太后怒之出為章武內史歲餘遷右將軍夏
州刺史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肅從弟暾字景林有學識初除奉朝請太學博
士司空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拜左軍將軍正
光中元乂以其弟羅為青州刺史暾為羅平東
府長史遷廷尉少卿殷州大中正孝昌二年冬

卒年五十七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宣
子慎武定中東平太守
曒從弟仲琁奉朝請定雍二州長史太尉諮議
中散太中大夫東郡汲郡二郡太守司徒左長
史弘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嶮爲害仲琁示
以威惠並即歸伏還除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仍除北雍州刺史將軍如故轉車騎將軍左光
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琁爲營構將作
進號衛大將軍出除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仲
琁以孔子廟牆宇頗有頹毀遂脩改焉還除將
作大匠所歷並清勤有聲年六十六卒贈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希良侍御史
詵從子善犯孝靜諱趙郡太守
子顯進州主簿
顯進子映字輝道南安王國常侍光州征虜府
主簿相州治中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孝昌三年
冬卒年四十二天平中贈通直散騎常侍輔國

將軍殷州刺史

子普濟武定中北海太守

映弟育字仲遠奉朝請稍遷揚烈將軍奉車都尉都督相州防城別將以拒葛榮之動賜爵趙郡公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夏卒年五十七贈驃騎大將軍都官尚書定州刺史謚曰貞

子惜龍武定末齊文襄王大將軍府記室參軍養受禪爵例降

顯進弟恃顯位至左中郎將卒贈中壘將軍定州刺史恃顯養京兆王愉妾楊氏爲女愉改楊姓爲李而親念恃顯恃顯子道舒與愉同逆愉坡走免

第三子道璩武平末范陽太守

道璩弟道瓘少以父譴被刑位至中常侍

恃顯弟曄字季顯涉歷書史司徒行參軍稍遷濟州輔國府長史坐兄事免後除尚書中兵郎遷冠軍中散大夫正光二年南荆州刺史桓叔

興驅掠城民叛入蕭衍衍資以兵粮令築谷陂
城以岌洛州逼土山戍詔曄持節兼尚書左丞
爲行臺督諸軍討叔興大破之乘勝拔谷陂叔
興退走軍還仍除尚書左丞出除洛州刺史將
軍如故未拜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暉賓美容貌寬和沉雅太學博士
暉賓弟山儒少而清立學涉群書山儒少弟大
蓋並早卒
族弟孝怡字悅宗中書學生相州高陽王雍
主簿廣陵王羽掾新蔡太守別將蕭寶夤長史
從中山王英破蕭衍臨川王蕭宏於梁城除朔
州安北府長史又爲中堅將軍相州鎮北府長
史遷冠軍將軍魏郡太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
據鄴起兵也孝怡陰結募城民與熙長史柳元
章別駕游荆之等率衆擒熙賞爵昌樂伯靈太
后反政以孝怡义黨除名爲民後安樂王鑒鎮
鄴起孝怡爲別將永安初除左將軍太中大夫
仍爲防城都督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拜

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永安三年行殷州事遷驃
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武定六年卒八十
子思道儀同開府中兵參軍武城縣公
熙字仲熙神龜中與高允等俱被徵拜中書博
士轉侍郎以使沮渠有功賜爵元氏子加中壘
將軍卒贈鎮東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莊
子季主襲卒贈青州刺史謚曰貞
子遺元襲初除冀州趙郡王幹東閤祭酒累轉
尚書左民郎中冀州京兆王愉功曹參軍帶扶
柳令爲愉所知迴與同反愉敗遺元逃竄會赦
乃雪復除兗州平東府長史後拜中堅將軍殷
州征北將軍長史卒年六十三贈征北將軍定
州刺史
子恃寧以父事被刑武定末官至中尹
恃寧弟子寧襲爵開府默曹參軍齊受禪
爵例降
熙族孫蘭和自右軍將軍歷平陽勃海二郡太
守

蘭和弟蘭集平昌太守
熙族孫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
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
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
注脩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
帝幸平等寺僧徒講說勑同軌論難音韻閑
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
卿學官於顯陽殿勑祭酒劉廞講孝經黃門
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
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
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爲慨恨太平中轉中
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
深躭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
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臣並共
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
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
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
爲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武定四年夏卒年

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賻遂
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同軌兄義深武定中齊州刺史
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武定中以在郡貪汙輒
召部曲還京師棄市
幼舉弟之良有幹用前將軍尚書金部郎卒
之良弟稚廉武定末幷州儀同開府長史
史臣曰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
折外蕃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
位望並高憲風度恢雅夙重朝列而遭隨有
報施俱爽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
疎人位盛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唯新矣

列傳第二十四　　魏書三十六

[illegible]